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评介

李传伟

摘要 索绪尔是有定评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他长期从事历时语言研究, 后来进行语言学教学, 对现代语言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倡导共时研究, 研究语言这个关系系统、语言与言语, 阐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教学工作者应以索绪尔及其继承者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 更加积极地运用语言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索绪尔 共时与历时 能指与所指 符号 关系系统 语言与言语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普通语言学之父, 现代语言学的真正鼻祖。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言:“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重新组织了对语言本身(language)与众多语言(languages)的系统研究, 使语言学在20世纪取得辉煌成就。仅此一项贡献就使他登上现代大师宝座, 即使他成为由他引上现代之路的学科(指语言学)的开创人。”^[1]他的出生地是瑞士日内瓦。先祖是法国人, 但后来入了瑞士国籍。他于1891年开始执教日内瓦大学, 但迟至1906年才开始讲授普遍语言学。教程分三段: 1906—1907, 1908—1909, 1910—1911。讲课基本上是即兴式的。幸好有两位杰出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蔼(Albert Sechehale)不负老师的心愿, 根据他另一学生Riedlinger等人的笔记整理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其中的理论对此后的语言学, 包括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Bloomfield为代

表)、唯理语言学(以Chomsky为代表)均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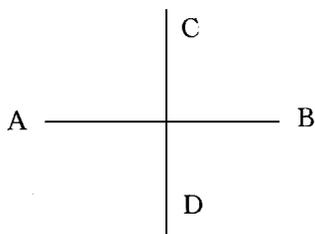
索绪尔的唯一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 涉及面较广, 本文拟择其要进行论述。在讨论索绪尔的理论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现代语言学里一些有名的对子: 口语与书面语(speech and writing)、描写与规范(descriptive and prescriptive)、共时与历时(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语言与言语(langue and parole)、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language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erformance)、语言潜力与实际语言行为(linguistic potential and 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第三对与第四对是索绪尔在其《教程》中发为宏论的, 其他的几对也要么是对他的理论的又一表述, 要么是阴承其源。现代大多数语言学家对于索绪尔这种将语言学阐述得几无剩义的著作只有复述之力, 难有修正、创新之功。对子的前者, 即“speech”, “descriptive”, “synchronic”, “language competence”, “linguistic potential”, 正是现代语言学与重视对子后者

的传统语言学的分水岭。索绪尔从哲人的高度和语言学家的睿智出发，以二分法 (dichotomy/bifurcation) 研究语言。

一、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给共时语言学下的定义是：“共时语言学研究将共存用词联系在一起并于说话人的集体意识中形成的逻辑与心理关系。”^②而他给历时语言学下的定义是：“历时语言学研究将未被集体意识觉察但相互替代且不成系统的前后承续用词联结起来的关系。”^③当时的语言学家都倾全力于历时研究，即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态，也就是索绪尔定义中的“前后承续关系”，这样语言学家就得瞻前顾后，既考察语言的未来，又关注它的过去。事实上，到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时，历时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有名的格里姆定律 (Grimm's Law) 为德国著名童话作家 Jakob Grimm 所发现，包括元音的“变音”、“转音”及有关辅音的“语音变化规律”与维尔纳定律 (Verne's Law，有关古代重音位置的规律，是对格里姆定律的补充) 等。索绪尔本人原来也是历时研究的一员干将，他二十一岁时的名作《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轰动一时。但在研究过程中，他逐渐厌恶这种琐屑的考究猜测，感到历时研究的前方是死胡同。于是他大倡共时研究。共时研究注意某一时间点的语言态，即索绪尔定义中所说的“共存用词关系。”这种与历时研究的决裂，表明了索绪尔的勇气。显然，共时研究由于采用“descriptive”的手法，注重“speech”，成果不断。同时，某一时间点成功的共时研究又为前后相续的时间点的历时研究提供素材。

在论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时，索绪尔画了一个图：



A B 轴不考虑时间因素，代表一门语言某一时间点共存的语言事实的关系。在 C D 轴上，每一段代表一个时间长度。整个轴则代表一门语言所经历的所有语言态。上文的“共时研究”为“历时研究”开路这个说法可以从这个图看出来：C D 轴上的每一小段都可以看作一个 A B。所以 A B 研究好了，C D 的研究就容易了。

索绪尔还用了象棋的比喻来例证共时研究的必要性。语言系统象一盘棋一样，是一个价值系统。语言在某个共时上的状态正如一盘棋的某一局面，即如索绪尔所言：“每个语言项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其他项的对立；同样，棋子的相对价值也取决于它在棋盘上的位置。”^④此外，语言里的规则也如象棋中的规则一样，每个子的价值由下棋前已经沿用的规则决定。这样，一子在棋盘上走动，棋局则从原来的平衡转到新的平衡。各语言态之间的局面与此相似。象棋一子之动关乎全局，正如语言之一种变化关系整个语言系统。对弈者只管棋子一时的位置，无须以自己前子着法推知自己后子着法。下棋不知前着，可以评论后着。同理，不知道一门语言的历史，也可学好语言。不知对弈者已用何等着法，便可将棋局状况描述清楚；而不知语言历史，也可将语言共时态描述清楚。在这里，索绪尔借象棋与语言之间的类比，通过强调象棋中一子一时位置的重要性，强调研究语言在横向上的共存态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指明了现代语言学的正确方向。

二、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指出，语言单位是符号，而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联结概念与音像 (sound-image)。音像既是物理方面的，又是声音的心理印迹。这样，就出现了语言符号 (linguistic sign)、所指 (signifié/signified) 与能指 (signifiant/signifier) 三个概念。如“花”这个词是语言符号，它的音-像 (形与音) 为能指，而它代表的植物为所指。

语言符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随意的。语言符号，即能指与事物 (即所指) 之间并无内在联系。“花”这种植物与它的读音没有内在联系，如果“花”最初不读作“hua”，那么另读的那个音也能让人想起“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这种关系不禁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朱丽叶的话：“何谓名？玫瑰换个名字照样香。”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与语言“能指”、“所指”之间的随意性相联系的，还有语言的不变性，即能指与所指一旦经一个语言团体约定，个人便不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传统、历史的产物。

语言符号的第二个特点是能指的线性 (linear nature)。语言符号是说出来供人听的，所以它表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这样，说出一个“能指”，即是经历一个时间跨度。不断说，“能指”经历一个前后相承的时间跨度。写下来，语言符号的线性就再清楚不过了。

与能指、所指相联系的是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点。他认为，“我们发现的不是预先已知的观点，而是发自系统的价值。我们说这些价值对应于概念，隐含着这些概念完全相区分，而且它们不是由其内容以肯定的方式

定义的，而是由它们与该系统 (指语言系统) 其他项的关系以否定的方式界定的。对它们特性最精确的描述是‘别的项不是什么，它们就是什么。’”^⑤所以说，语言是一个关系系统。索绪尔善用比喻阐明他的理论前面已经提及。在说明语言是一个关系系统时，他又用了比喻：列车时刻表与象棋。北京西站的列车时刻表是一个列车系统。根据时刻表，北京—长沙特快每天下午4点从北京出发。旅客何以知道这一定是北京—长沙的1次呢？是因为这趟车在整个列车系统中的位置，即它与其它列车的关系确定了它是1次，而不是3次、5次或其它次。至于列车长换了、坐车的人换了或是列车晚点，人们仍然能根据它与其它列车的关系而确定它究竟是哪一趟车。中国象棋共32个子，棋子无论是木制的或塑料的、大的或小的、方的或圆的都无关紧要，只要各个棋子，如“车”跟“马”相区分，就行了。“车”这个棋子破了，随便用一个当“车”使的东西代替都行。同样，一个能指只要不与语言系统中的其他能指相混，用什么音-像都可以。总而言之，语言是一个其中各项相区别的关系系统。

三、语言与言语

区分“语言” (langue) 与“言语” (parole) 是索绪尔的首创。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语言作为形式的系统，而不是研究“言语”——语言系统的实现。区分“语言”与“言语”意义重大：一是使我们能将社会语言与个人语言区分开来；二是使我们能将语言的基本特征与言语的偶然性区分开来；三是它导致了“语音学” (phonetics) 与“音位学” (phonology) 的区分；四是它导致了“话语” (utterance) 与“句” (sentence) 的区分。事实上，任何学科都存在一个区分其根本系统

与将其系统特征具体化的实现体的问题。以“语音学”与“音位学”的区分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的区分是多么有创见性。音位学里讨论最小对立体 (minimal pairs)，如“set”与“let”两个词，首字母发音不同，其他部分发音相同，由于“s”与“l”两个音位不同而使“set”与“let”意义不一样，这样“s”与“l”就成了区别性特征，被确定为两个不同的音位。“s”与“l”的差别是语言系统里各项之间的区别性特征，而不是语音学里的物理差别。区别“语音学”与“音位学”就区别了“s”与“l”这两个音位。

综上所述，索绪尔在共时语言学、语言的符号性(关系系统)、语言与言语研究等方面均对现代语言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理论对现代语言学各流派乃至现代各学科的影响早已成为老生常谈。迟至今日，一些学者或教师仍漠视语言学的成果，对于传统教学方法成成相因，未能将承自索绪尔的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等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语言教学，诚为可惜。但更有少数学者，以自创为名，数典忘祖，不敢或不愿承认索绪尔对他们的影响，那就只能沦为井底之蛙了。

- ① Jonathan Culler: Ferdinand de Saussure. 1976, Fontana, London, P21.
- ②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ade Baskin, 1966,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P90.
- ③ 同②, p140.
- ④ 同②, p88.
- ⑤ 同②, P117.

- Engler Wiesbaden, 1967_ 1974, 2 vols.
- 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ade Baskin, 1966,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 3 Jonathan Culler: Ferdinand de Saussure, 1976, Fontana, London.
- 4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匡 四)

- 1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ed. by Rudolf.